

第一章 唯一虧欠之人

靜姝覺得自己的時辰已經到了，也許就在今晚。

她這兩日總是睡不安穩，閉上眼睛就會瞧見謝昭，有時候是他們初識時那人溫文爾雅的模樣，有時候又是兩人成親後相敬如賓的樣子，但更多時候，是他臨死前形容枯槁看著她的樣子。

那個場景靜姝一直想忘掉，可十幾年來她卻怎麼也忘不了。

謝昭靠在床頭，早已經瘦得不成了人形，眉眼卻依舊脈脈含情地看著她，聲音平靜地交代自己的身後事。他還抬起手來，使勁揉了一把她細嫩的臉頰，最後體力不支的靠在了她的肩頭，吐出一口又一口的毒血。

毒素已經侵入了他的五臟六腑，皇帝命太醫住在謝家隨侍，可最後也沒能把他留下。

謝昭死前留給她的最後一句話，靜姝記得清楚，他說：我不恨妳。

他其實一早就知道了，這個自己最信任的枕邊人，是害死他自己的元兇。

眼眶不知不覺熱了起來，靜姝知道自己又哭了。

光線從隔扇中透進來，靜姝看見外面冷冽的白光，她從床上支起身子，也不管房裡有沒有人，只是悠悠的開口道：「外面下雪了嗎？」

次間的燕秋聽見聲響，挽著簾子進來，看見靜姝臉頰上一抹異樣的酡紅，心裡咯噔了一下，太醫說四太太已經沒幾天了，若是瞧見迴光返照，怕是就快了。

「太太醒了？昨兒下了一夜的初雪，才天亮，外頭就明晃晃的，太太要不要再睡一會兒？時辰還早呢。」燕秋上前替她掖了掖被子，見她喘得厲害，心裡就想著得喊個小丫鬟去靜鶴堂知會老夫人一聲，四太太怕是不行了。

「妳去……把隔扇開大點兒……我、我想看看外頭的雪景。」靜姝咬著牙關說話，每一個字都喘得厲害。

「太太，外頭有風呢，開著隔扇會著涼……」

燕秋的話還沒說話，靜姝卻拍了她一把，她只好轉身去打開隔扇，剛露出一條縫，外面就有雪珠子飄進來，打在她臉上一片冰涼。

開就開吧……也許這是四太太最後一次賞雪景了。燕秋這麼想，心裡越發覺得悲涼，轉頭卻又笑了起來，走到靜姝跟前道：「太太看一會兒就睡吧，我把火盆挪到太太床前來。」

靜姝沒有回她的話，眼裡只有朦朦朧朧的一片，那密密紮紮的鵝毛大雪模糊了雙眼，她好像看見有人踏雪而來，手裡還拿著一株盛開的紅梅，站在窗口看著她。

「你是來接我的嗎？」靜姝喃喃的開口，喉嚨中似乎有東西卡住了，她睜大了眼睛，看著窗外的謝昭對著自己微笑，還是那樣溫潤如玉的眉眼，可他一句話也不說，只是把手裡的紅梅遞給她。

靜姝很想伸手去接，她把手從被窩裡伸出去，朝著虛空輕輕一握，可什麼也沒有抓到，身子卻陡然變得很輕，她驚訝地低頭，卻看見自己跌在床下的腳踏墊上。

燕秋尖叫了起來，搖晃著她清瘦的身子，一聲聲地喊道：「太太、太太……快來人呀，太太不好了！」

後來靜姝就看見自己死了，丫鬟手忙腳亂的去靜鶴堂傳話，謝老夫人親自過來了。靜姝的屍首被放在拔步床上，做工精美的雕花圍欄，上頭雕的是百子圖的花樣。謝老夫人遣走了眾人，一個人坐在房裡，當年風華絕代的婦人，如今已是雞皮鶴髮。

她看著靜姝的屍身，眼裡冷得沒有一絲情緒，過了片刻才開口道：「妳死了。」聲音卻陡然一頓，眼淚霎時從眼眶洶湧而出，又咬牙切齒道：「妳終於死了！」靜姝心裡難過極了，她知道老人家恨不得把自己千刀萬剮，卻還是在謝昭臨終前承諾，會善待自己。

這十幾年她衣食無憂，全賴謝老夫人照拂，可自己何嘗盡過一天做兒媳的孝心呢？

謝老夫人哭得渾身顫抖，站也站不住，扶著手裡的龍頭拐杖倒在地上，指著她破口罵道：「妳這個禍水，老四為了妳連名聲都不要了，妳卻親手害死了他，妳這蛇蠍心腸的毒婦、妳這永世不得超身的掃把星！」

聽她這樣罵自己，靜姝心裡卻一點也不生氣，只是覺得愧疚，因為她說的句句屬實。

她從小無憂無慮、受人寵愛，雖然成過兩次親，卻還如懵懂無知的小姑娘，聽了別人的讒言，說謝昭是篡權的奸臣、是害了她們宋家險些滅門的元兇，便想要用自己的辦法替宋家報仇。

他把她當成掌心裡至寶，她卻給他餵砒霜毒藥。

靜姝也跟著哭了起來，但她已經沒有淚了，門外傳來匡噹匡噹的聲音，她轉過頭，看見牛頭馬面帶著鐵鍊枷鎖進來。

「我要去十八層地獄嗎？」靜姝問他們，她小時候特別害怕鬼怪妖魔，可現在看見他們站在自己面前卻不覺得害怕，彷彿終於等到了這一天，比她活著的時候鬆快了不少。

「宋姑娘陽壽未盡，我等還不敢把妳送到陰間，可妳現在軀殼已死，若是飄蕩在人間也是禍害，正巧，我這邊還有一個沒去處的孤魂野鬼，不如……我送你們一個巧宗兒？」

「什麼巧宗兒？」靜姝正想要追上去問個清楚，忽然有一陣陰風吹過，她只覺得身子忽然發輕，腦子瞬間變得昏昏沉沉，一下子被捲入了無邊的黑暗之中……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外面傳來掃雪的聲音，笤帚刮在青石板磚上發出刺啦啦的聲響，時不時還夾雜著小丫鬟們嬉鬧的聲音。

忽然間那掃雪的聲音停了，有婆子在門口喊道：「妳們小聲些，別把姑娘吵醒了！」小丫鬟聽了這話，四散著跑開了，揚州地界上這兩年很少下雪，這又是第一場初雪，她們難免貪玩一些，劉嬾嬾也不過說了一句，見眾人都安靜了下來，才讓婆子繼續掃雪。

房裡的宋靜姝還沒醒，老太太讓她過來瞧瞧，宋家寫了書信過來，讓何家把四姑

娘送回京城。

靜姝是宋家二老爺宋廷瑄的嫡長女，原配何氏去世之後，又娶了續弦尤氏。這一晃眼，尤氏進門也好幾個年頭了，宋靜姝卻一直住在外祖家，沒有回去瞧過，正巧今年他們家老太太要做五十大壽，便寫了信過來，讓何家把靜姝送回去。靜姝今年十一歲，確實到了要回宋家的時候，雖然同康定侯府的婚事是何氏在時定下的，但一直住在何家，何老太太一味寵愛，讓她針黹女紅都扔下了不說，功課也是一塌糊塗。

何家是商賈之家，孩子們做生意的頭腦都很精明，唯獨在做學問上著實差了些，如今學業上最長進的三爺何文旭，今年二十一歲，但只中了一個秀才，鄉試去了兩回次，都是名落孫山。

可士農工商，商賈之家就算再有錢也是沾著銅臭味的，是上不了檯面，會被人瞧不起的，宋家就有些瞧不起何家，偏偏又捨不得何家的銀子。

劉嬾嬾進到房裡，看見還在熟睡中的靜姝，悠悠的歎了一口氣。

尤氏是在八年前進門的，當時靜姝不過才三四歲，因何老太太心疼外孫女，一直在何家養著，後來原本是要接回去的，但一來尤氏進門就害喜了，怕照顧不周；二來何老太太也捨不得，這麼一來二去的，就耽誤到了今天。

可再怎麼說，何家只是靜姝的外祖家，姑娘大了總要回家嫁人，就是不知道那個尤氏是不是好相與的人，會不會善待四姑娘。

此時的靜姝早已醒過來，她背對著外面，看見裡頭帳子上繡著的魚戲蓮葉的花紋，眼角的淚痕已經落了下來，看著自己白皙細嫩的手臂，手腕上還戴著赤金紋絲手鐲，讓她一下子意識到自己回到了二十年前，那一段無憂無慮、生活在外祖母家的日子。

身子忍不住輕輕抽動了一下，坐在床沿上的劉嬾嬾看見動靜，拍了拍她的後背道：「姑娘醒了嗎？外頭下雪了，姑娘昨兒還說要起來跟小丫鬟們打雪仗呢，怎麼今兒又睡懶覺了呢？」

說著，劉嬾嬾探過身子去瞧靜姝，見她瓷白的臉上一片平靜，可枕在臉頰下面的絳紅色錦緞枕頭卻有一小塊濕答答的。

難不成她已經知道了？

宋家的信前幾天就送到何家了，可老太太一直沒提這事情，就是擔心四姑娘知道後會難過，這世上能對原配留下來的孩子視如己出的繼室本來就沒幾個，在何家養尊處優，肯定比回了宋家小心翼翼在繼母下頭夾著尾巴做人強些。

可宋家已經開了這個口，何家也不好不答應，因此老太太今日特意讓她過來問問四姑娘，要是她自己也不想回去，那何家就再尋個由頭，讓她在這裡再住上一陣子。

「姑娘醒了嗎？」劉嬾嬾軟著聲音問道：「姑娘可是知道了宋家來信的事情？老太太說了，只要您不答應，老太太絕不送您回京，您想在何家住多久就住多久。」靜姝剛剛才從重生的震驚中清醒過來，聽見劉嬾嬾的話，忍不住脫口而出道：「劉嬾嬾，我回去，我要回京城去！」

然而前世的靜姝卻沒有早早地回京城。

正如劉嬾嬾所想的，在何家過得是養尊處優的日子，若是回到宋家，在尤氏手底下討生活，可就不得而知了。

靜姝前世怕極了回宋家，聽了這個消息就又病了一場，何老太太沒辦法，只好往京城送了信，說她病了，禁不起長途跋涉，就這樣，靜姝又在何家住了三年多，等她回到京城時已經到了及笄的年紀。

尤氏不像戲文中所說的兇神惡煞的繼母，她是一個美麗又溫婉的女子。

靜姝的母親何氏在她三歲時就死了，靜姝已經記不得她的模樣，又有尤氏這般無微不至的關心，靜姝恨不得把尤氏當成自己的親生母親，即使她只在宋家住了短短一年，即使尤氏帶來的那個和她同歲的姊姊搶了自己從小定下的娃娃親，她還是沒有去記恨尤氏。

她以為尤氏是真心待自己的，平心而論，倘若自己去做別人的繼母，她是沒辦法做到尤氏這分上的。

但這只是靜姝前世的想法，她活了一輩子，終於悟出一個道理，尤氏那不是對自己好，那是一種讓人瞧不出任何破綻、包藏禍心的壞，那叫捧殺。

這還是她在謝家時，有一回聽見謝老夫人和謝昭說的話，才恍然明白過來的。那時候的她剛剛改嫁給謝昭當續弦，老夫人想把管家的事情交給她，可她什麼都不會、什麼都不懂……

何老太太寵了她一輩子，畢竟是外祖母，從來沒教過她這些；尤氏面上對她無微不至，但從頭到尾也沒跟她說過應該怎樣管家理事，即使後來她出閣了，嫁入了將軍府，還有上頭的嫂子管家，她仍舊是一無所知。

她嫁了兩回，卻還是一個懵懂無知的傻媳婦。

靜姝這才恍然大悟，這世上有人對你好，也許是在害你；有人對你壞，也許是在幫你。

只可惜，前世的靜姝被這些表面功夫迷住了雙眼，半點兒看不出尤氏的伎倆。

「姝丫頭這是怎麼了？竟巴巴地要走，我這當外祖母的可要傷心了。」

外頭忽然傳來說話聲，原來何老太太放心不下她，特地一大清早就帶著人過來瞧她。

何家人多嘴雜，何老太太估摸著這事情未必能瞞得住靜姝，這兩日她話又少，沒準兒是聽到了一些什麼風聲。

靜姝還窩在被窩裡，聽見外頭的動靜，急忙擦了擦臉頰上的淚痕，從錦被中探出一個小腦袋來。

「外祖母！」她喊了何老太太一聲，正要從被窩裡爬出來，卻被老太太給喊住了。

「還沒穿衣服呢，快把被子蓋好。」丫鬟挽了簾子迎何老太太進門，見她探頭探腦的，忙走到她床沿坐下來，幫她把被子掖好。

跟在身後的三表姊何佳蕙也笑著道：「表妹，太陽都快曬屁股了，妳怎麼還沒起來？」

劉嬤嬤忙讓丫鬟拿了衣服過來，服侍靜姝更衣，何老太太坐到對面窗戶下的紅木圈椅上，有些不捨地看著自己這個寶貝疙瘩肉上肉。

若不是為了家族利益，誰願意把自家的閨女遠嫁？只可惜她那閨女命不好，早早的就去了，只留下靜姝這一根獨苗，老太太哪有不心疼的道理。

可宋家也是書香門第的大戶人家，怎麼可能放任靜姝一直住在外祖家呢？如今正逢宋老太太大壽，何家本就要派人去賀壽，不順帶著把靜姝送回去，那就不像話了。

尤氏都進門這麼多年了，靜姝作為原配留下來的嫡女，確實也該見見繼母了。

「妳想回去就回去吧，這回我不攔著妳了。」何老太太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妳繼母都生下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了，妳也確實該回去看看。」雖說靜姝的婚事是打小就定下的娃娃親，可將來置辦嫁妝，除了何氏生前留下的那一份，宋家要再補貼多少，就要看尤氏的了。

況且尤氏還帶著一個拖油瓶，是她跟前頭姓沈的那個男人生下的孩子，那沈家前些年又犯了事，被發配到偏遠的雲貴，尤氏在宋老太太跟前哭求了一番，把那姑娘留在了京城，接到宋家養了。

做女人的，總歸是心疼自己閨女多些，沈家姑娘住在宋家雖然名不正言不順，可終究是她親閨女，況且她現在又和宋廷瑄有了孩子，對靜姝只怕更照顧不到了……但再怎樣，她也是靜姝的繼母，又是書香門第出來的姑娘，論理也做不出上不了檯面的事情，讓靜姝早些回去，彼此相處相處，就算生不出感情，也好過將來跟陌生人一樣。

「我聽外祖母的。」靜姝已經穿好了衣服，趿著鞋子走到何老太太跟前，伸手搖著她的胳膊肘撒嬌。

何老太太臉上卻有些凝重，皺著眉道：「妳回了京城，有了祖母，只怕就忘了我這個外祖母了。」

「那怎麼可能呢？外祖母永遠是我最喜歡的人。」靜姝脫口而出道，上一世，待她最好的人就是外祖母了，當她受萬人唾棄改嫁謝昭時，只有外祖母還給她準備了一份豐厚的嫁妝。

何老太太眼眸中立時就有了淚光，拍了拍靜姝肉嘟嘟的手背道：「妳回去吧，反正過不了多久，妳三表姊也要嫁到京城去，到時候我拖著這把老骨頭，到京城瞧妳們倆去。」

靜姝愣了一下，依稀想起何佳蕙定給了平安侯世子做繼室。

何佳蕙就坐在一旁，臉頰通紅，低著頭小聲道：「祖母，我那還是一年後的事情呢！」

平安侯世子和他原配夫人伉儷情深，提出要為對方守三年的孝，好些人家聽了這個就不願意嫁過去了，何佳蕙卻覺得對方有情有義，願意再多等一年。

靜姝洗漱完之後，跟著何老太太去了壽安堂。

大舅母方氏和二舅母林氏都已經過來請安了，丫鬟們布了早膳，方氏瞧見何老太

太領著靜姝進門，笑著迎了上去，「這大雪天的，我還當老太太去了哪兒呢，原是去瞧寶貝疙瘩了。」

何老太太實在太寵著靜姝了，起初方氏和林氏都有些吃味，後來就見怪不怪了，反正她又不是何家的閨女，總有走的一天，這不，這一天不就到了嗎？

靜姝前世一直覺得兩位舅母對她是真心實意的好，如今卻也明白這裡頭不知摻雜了多少虛情假意。

她都傻了一輩子，怎麼可能再傻一輩子呢？

「給大舅母、二舅母請安。」靜姝乖巧的向她們福了一福。

方氏看見何佳蕙也來了，一顆心早就在她身上，也沒功夫招呼靜姝，倒是林氏朝她點了點頭。

方氏心裡高興，何佳蕙定下平安侯府的世子，雖然是去做繼室的，可將來也是個正經八百的世子夫人，像何家這樣的商賈人家，即便是嫡女，想要嫁入京城做勳貴侯門的正頭夫人也是不容易的。

但靜姝要是沒記錯的話，這門親事後來彷彿出了一點岔子，何佳蕙最後成了平安侯世子的貴妾，可這些事情過去太久了，她自己都有些記不清，但無論如何，方氏臉上的喜氣是掩蓋不了的。

「都坐下吧。」何老太太招呼了一聲，看了兩位兒媳一眼，瞧著低眉順眼，其實對她偏心疼愛靜姝的事情，私下裡沒少嘀咕，今兒一早巴巴地過來，只怕就是等著靜姝是走是留的消息呢。

「靜姝從小沒了母親，在我們家住了這麼多年，如今她就要走了，我心裡還當真有些捨不得呢。」

「什麼？」方氏搶先開口道：「靜姝這就要走了嗎？」她頓了頓，強忍著內心的喜悅，有些不確定地問：「那還回來嗎？」

就怕去了又回來，那跟不走有什麼區別？

靜姝偷瞄方氏一眼，見她眼底都泛著喜氣，覺得自己前世可真是傻，當真以為兩位舅母捨不得自己離開，現在想一想，她在何家住了十來年，除了外祖母，哪有不厭煩自己的。

「不回來了。」靜姝鼓著腮幫子，一本正經道：「我今年都十一了，再過幾年也要出閣，我還要學些針線女紅什麼的，總不能什麼都不會。」

「妳要學針線女紅？」何佳蕙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快別糟蹋了好好的緞子，不如讓它光禿禿的好看。」

靜姝前世什麼都不會，經常聽人私底下議論，這宋家的五姑娘是個連一雙鞋底都納不好的笨姑娘。

「那可不行，我就要學。」

聽著靜姝認死理的堅持，何老太太笑了起來，伸手揉了揉她的頭頂。

這時外頭忽然傳來一陣嘰嘰喳喳的說話聲，兩個小廝走進來，弓著身子在下頭回話，「三爺讓小的進來回一聲，說他請了個貴客回府，請老太太、太太們千萬別怠慢了，他好不容易才把人給請回來的。」

林氏聽了便笑了，「這說的什麼話，既是他請的客人，我們自然不敢怠慢。」她頓了頓，還是覺得有些奇怪，忍不住問：「他到底請了什麼人回來？用得著這樣興師動眾的嗎？」

靜姝也覺得有些好奇，她三表哥仗著是何家學問最好的，總是在外頭和一幫子的狐朋狗友鬼混，能請到什麼貴客？

她這廂正納悶著，那小廝便笑著道：「是謝四爺，他不是蘇州老家給謝老爺守孝嗎？如今期滿回京，正要趕明年的春闈，三爺好不容易把他給請到了府中，讓他給咱們家家塾裡的學生們講幾堂課。」

靜姝聞言，一下子就呆住了，謝昭怎麼會來何家？前世也沒聽說謝昭來過何家啊？難道是因為那時候她病了，一直在自己房裡待著，所以不知道這件事情？靜姝懵懵懂懂，彷彿身在夢中，何老太太卻是大喜過望，「哎呀，是謝四爺啊，那可真是貴客了！」

南北直隸哪有不知道謝家的，一門三進士，父子兩探花，說的就是謝昭的父親和祖父，但認識謝昭的人都說，以他的才學，將來必定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靜姝記得謝昭是乙未年的狀元，那時候他已經二十四了，比他父親中探花遲了兩年，卻是因為要為他父親守孝，要不然的話，也許大周的史冊上就有二十一歲的狀元了。

方氏和林氏都很歡喜，像何家這樣的商賈人家，對讀書人家有著天然的好感，更何況還是像謝昭這樣特別會念書的，彷彿他來了何家，何家的子孫們就可以沾了他的靈氣，都變成是文曲星下凡的一樣。

「敢情好，讓墨哥兒、喬哥兒也過來見見謝四爺。」

墨哥兒和喬哥兒是方氏的孫子，不過才六七歲。

林氏聽了就不喜歡，蹙著眉道：「老三請人家來是討論制藝和講學的，妳喊上兩個奶娃子做什麼？」

「墨哥兒和喬哥兒怎麼就是奶娃子了？老爺說要給他們請西席開蒙，如今兩人也開始認字學《百家姓》了，怎麼就不能見謝四爺？難道只有老三這個中了秀才的叔叔才能見嗎？」方氏不服，一邊說話，一邊還往何老太太那頭看一眼，希望老太太能幫她說一句。

何老太太便問那小廝，「三爺有沒有問謝四爺住多久？是不是很快就要走？」這都十月了，坐船回京要將近一個月的時間，只怕人家也待不了幾天。

「謝四爺原本說要馬上動身走的，但三爺說，表姑娘的祖母年底過壽，咱們家還要送表姑娘回京城去，讓謝四爺要麼跟著咱們家的船一起走，路上也好有個照應。」小廝只如實回道。

靜姝已經決定了要回京城，聽了這話倒也覺得合情合理，並沒有察覺什麼不妥之處。

何老太太聽了卻有些不太高興，何家送不送靜姝回去，這事兒還沒定下呢，老三這樣在外頭亂說，可見就是聽林氏她們說了些什麼。

一旁的方氏又故意道：「老太太還沒打算把靜姝送走呢，老三倒是想得這麼遠，

想必是二弟妹說起的。」

林氏一聽臉色都變了，紅著臉道：「我可沒在老三跟前說過什麼，他這樣張口亂說，我一會兒就回去說他去。」

方氏又道：「算了吧，全家就他一個人中了秀才，妳捨得說他？」

妯娌兩人妳一言我一句的，靜姝前世只覺得好玩，現在聽著，卻也是內宅中的刀光劍影。

何老太太沒理會她們兩人，問那小廝，「那謝四爺答應了沒有？」

「好像是答應了，還說一會兒要進來拜會老太太，所以三爺讓奴才進來給老太太回話呢！」

他竟然答應了？

靜姝到現在還有些想不明白，謝昭是出了名的不求人，才高八斗卻喜歡獨來獨往、行事獨斷，從不拉幫結派，那時候朝中人有句玩話——京城最難進的門，就是謝太傅的家門。

他怎麼就會答應跟自己一路同行呢？

靜姝實在想不明白，但她又想不起來前世的事情了，也許前世謝昭也是搭了何家的船進京的，只是她病了沒走，所以就什麼都不知道。

可無論如何，靜姝還是挺期待見到謝昭。

一來，她從來沒有見過二十三、四歲的謝昭；二來，她前世虧欠這個人太多，因此總想看一看他，若是知道他過得好，彷彿也能減輕自己心中的一絲自責。

第二章 今生初見

在壽安堂用過了早膳，何老太太便派人去請謝昭了。

靜姝特意去裡間照了照鏡子，確認自己沒有什麼失禮的地方才從內室走出來。她一向知道自己容姿出眾，要不是因為這個，當年謝昭不會甘受別人的唾棄，也要強娶守寡的她做繼室。

但現在只有十一歲的自己，看上去是這般青澀，雖然烏黑清澈的杏眼和將來沒什麼兩樣，可臉頰上那兩團白雪的軟肉，讓她保持著孩童而非少女的嬌氣。

何佳蕙看見靜姝出來，捂著臉頰笑了起來，湊到她的耳邊道：「我常聽三哥說，那謝四爺是北直隸有名的美男子呢，妳見他還要先照照鏡子，是不是喜歡他？」這話卻是說錯了，靜姝不喜歡謝昭，她怕他、敬畏他，像對長者一樣的尊重他，唯獨不喜歡他。

可她現在知道他是一個好人，就不能再像前世一樣，做一些傷害他的事情。

「表姊，我最喜歡的人永遠都是祖母！」靜姝故作不知道。

何佳蕙看了看靜姝那張尚未長開的包子臉，覺得她可能真聽不懂自己的話，蹙著眉道：「算了，跟妳說妳也不明白。」

靜姝笑了起來，往隔扇外望了一眼，看見一群人正從垂花門外進來，頓時就緊張了起來，絞著掌心的絲帕，嘴巴抿了起來。

她終於又見到活生生的謝昭，也是她前世從未見過的謝昭，芝蘭玉樹、溫潤如玉又光風霽月一般的人物。

連何佳蕙都屏住了呼吸，只等人走近了，她才用胳膊肘捅了靜姝一把，在她耳邊小聲道：「我第一次看見長得這麼好看的男人。」然後又有些鬱悶地說：「妳說他一個男人，幹麼長那麼好看？」

但靜姝私心裡卻覺得，現在的謝昭反倒沒有他三十歲之後的樣子好看，那時候的他位極人臣、內斂冷峻、沉默穩重，才是真正地讓人不敢直視，可即便如此，他在她面前卻總是收起所有鋒芒，溫和又有耐心。

「我怎麼知道，妳問他去？」靜姝隨口回了一句，兩個姑娘忍不住笑了起來，等再抬起頭的時候，謝昭已經站在了廳中。

何老太太皺了皺眉心，這也忒沒規矩了，讓人看笑話了。

但謝昭卻目不斜視，彷彿壓根就不在意這房裡發生的一切，三爺何文旭這才開口道：「祖母，這就是謝四爺。」

謝昭朝著何老太太拱了拱手，「老太太安好。」

「快別客氣，坐吧！」謝昭能來何家，可謂蓬蓽生輝，何老太太高興得都不知道要說什麼好，只笑道：「嘗嘗看，這是今年新進的大紅袍，五兩銀子一錢呢！」聽何老太太這麼說，靜姝差點兒笑出聲來，老太太什麼都好，就是商賈人家愛算帳的毛病改不了，不管是什麼東西總要說一說價格，彷彿只有價錢貴的才是好東西。

她是習慣了的，但像謝家那樣的書香清流人家，一向勤儉，這麼貴的茶，只怕謝昭都要喝不下去了。

「外祖母，您這一吃東西就算帳的習慣，什麼時候才能改一改呢？我知道您老這是好客，拿好東西招呼客人，可別人不知道，還以為您是要向人收茶水錢呢，五兩銀子一錢的大紅袍，我可喝不起。」靜姝嘟起了嘴巴，一雙烏溜溜的眼珠子實在靈活。

謝昭這時候才抬頭看了她一眼，但也只是一眼而已，他很快就低下頭，抿了一口杯中的熱茶，淡淡道：「果然是好茶，多謝老太太款待。」

本來他是不想來何家的，但鬼使神差一般就來了，心想難道他還捨不得這個人嗎？怎麼可能捨不得？上一世吃了她的虧，他可不是那種好了傷疤忘了疼的人。何老太太笑了起來，順道向謝昭介紹道：「這是我兩個媳婦、這是我三孫女、這是我外孫女，還有這兩個是曾孫……」

方氏還是派人把墨哥兒和喬哥兒都喊了來。

謝昭向眾人一一點了點頭，視線落到靜姝這邊時，卻是淡淡地挪開了。

好在靜姝也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他，一直都低著頭，只偶爾才敢瞧他一眼。

何老太太開口道：「四爺儘管在我們家住下，下個月初，我這外孫女正好要回京城，到時候四爺搭我們家的船回京，這一路上還要請四爺照應一番。」

靜姝才十一歲，雖說有丫鬟婆子小廝跟著，但水路二十來天，要是能有個有見識的人一路同行，何老太太自然更放心一些。

謝昭一聽這話又抬起了頭，眼神停留在靜姝身上，她正在同身邊的表姊說話，被暖爐熏得紅撲撲的臉頰還帶著幾分稚氣，梳著雙丫髻，看上去嬌憨可愛。

前世他和靜姝的那段姻緣算不上美滿，她實在不是一個合格的妻室，偶有口角，總是使著小性子道：「我三歲就死了娘，父親也不疼我，這些道理又有誰能告訴我，不如謝太傅你告訴我？你連皇帝都能教，怎麼就教不得我呢？」

她真是……有些不可理喻，卻又讓人不忍苛責。

謝昭忍了一輩子，這輩子是不想忍了，可今日看見她這般乖巧伶俐的模樣，又覺得前世她那些話興許都是實話，一個原配留下的嫡女，若是自己不懂得為自己籌謀，結局必定是可悲可憐的。

「那就聽憑老太太安排。」謝昭緩緩開口，想了片刻才道：「方才遇上了貴府的大老爺，想請晚輩為兩個哥兒做進學開蒙，不知道貴府的小姐要不要一起聽一聽？」

她說她前世沒人教，那這一世他便親自好好的教她，雖然他從來都沒有教過女學生，但也沒什麼關係，京城的書香世家，姑娘家都有延請西席，但長輩們也不求她們將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就是認識幾個字，能明白事理便是，將來嫁去了婆家也不至於被人瞧不起。

想靜姝前世就是被養歪了，成過兩次親的姑娘卻還什麼都不懂，直到洞房的當夜，謝昭才發現她還是個處子。

她上一個男人是驃騎將軍周家的三少爺周鴻宇，成親當夜就被叫去了軍營，半年後又從邊關傳來了死訊，兩人竟是連洞房都沒來得及入。

她雖然是寡婦改嫁，卻也和初嫁的姑娘沒什麼兩樣，謝昭也因此格外疼惜她。思緒不知不覺就跑遠了，謝昭定了定神，聽見何老太太道：「要是這樣就再好不過了，家裡的姑娘早些年也請過西席，但就認識了幾個字而已，揚州城沒什麼好先生，我倒害怕把她們教壞了，四爺若是願意教她們，可真是她們前世修來的福分。」

何老太太喊了墨哥兒和喬哥兒過來給謝昭請安，又對靜姝道：「妳和妳三姊姊也來拜見一下謝先生，一會兒再把妳另外兩個表姊也喊來，到時候你們一起跟著謝先生上幾天學。」何家還有兩個庶出的姑娘。

靜姝乖乖地點頭，過來給謝昭請安，他現在瞧著著實年輕，唇紅齒白、風度翩翩，眉眼俊朗得跟畫出來的一樣，神情十分溫和。

「給謝先生請安。」靜姝小聲的開口，忍不住抬頭偷偷看了他一眼。

前世嫁給謝昭本來就是陰錯陽差，他們兩個相差了十二歲，要不是後來周家的人對她施壓，她還想為周鴻宇守著。

別人都說周鴻宇死了，可靜姝連那人的屍首都沒瞧見。

婆家說皇帝年幼，謝昭身為帝師把持朝政，不肯派人去邊關尋回周鴻宇的屍體，靜姝捨不得她男人暴屍荒野，這才答應嫁給謝昭。

她覺得謝昭這樣做不光彩，所以即便後來嫁到了謝家，也沒給過他一個好臉色，但謝昭對她卻很有耐心，連重話都沒有跟她說過一句，謝老夫人埋怨她不會管家，也是他拿著外院的帳冊，一點點教會她的。

他身為帝師，那時候已經身居首輔之位，卻從來沒有嫌棄過自己半分。

「宋姑娘不必多禮。」謝昭淡淡的開口，聲音很是平和。

他這輩子不會再娶宋靜姝，這麼做，無非就是不想再看著她誤入歧途。

謝昭繼續道：「我雖然略有些學識，卻也沒給人當過先生，你們不必多禮，世人讀書大多數是為了功名科舉、出人頭地，但也有一些人是為了懂人情、明事理，將來不至於受人蒙騙。我在府上住不了幾日，就給哥兒姐兒們講一講《增廣賢文》，明白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便好了。」

靜姝上輩子沒念過幾天學，但也知道孩童開蒙多學的是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家詩》，再不濟也是《弟子規》，這《增廣賢文》到底說的什麼？

她不知道謝昭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，竟要住在何家，教他們這一群烏合之眾念書。他可是三表哥請回來的貴客呀！

「你教什麼，他們就學什麼，哪有他們挑挑揀揀的分。」何老太太笑了起來，心道何佳蕙是要嫁去京城當世子夫人的，肚子裡能多一些墨水，自然再好不過了，其他的孩子，若是將來的西席聽說是謝四爺開蒙的，想必也能高看他們幾分。

用過了午飯，外頭家塾裡就送了《增廣賢文》的印刷本來，靜姝翻開看了幾頁，倒都是一些通俗易懂的句子，只是裡面的內容，對於她那兩個尚未開蒙的小侄兒，似乎有些不太合適。

其中有一句是這樣寫的「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」。

這多麼像是對自己的告誡呢！前世她就是這麼一個傻子，完完全全的聽信了別人的一面之詞，一步步把謝昭害死。

可那時候她哪裡知道這個道理，沒想到就在今時今日，謝昭告訴了她這個道理，真像是冥冥之中註定了一樣。

而現在的靜姝也不會像前世一樣，聽從別人的擺布了。

靜姝合上書冊，讓小丫鬟替她磨墨，她針線女紅都拿不出手，倒是一筆字跟著外祖父學了兩年，寫得可圈可點，就連當年的謝昭都說，她渾身上下找不出什麼優點來，除了這張明艷不可方物的臉，還有這一筆簪花小楷。

「姑娘想練字嗎？」丫鬟走了進來，道：「姑娘已經很久沒練字了。」

外祖父去世兩年多，靜姝房裡的文房四寶都蒙上了一層灰，丫鬟早就把這些東西收了起來。

「妳去幫我找一些扇面紙來，我想練練寫扇面，給祖母寫一幅百壽圖做扇面。」宋老太太過壽，她又是許久沒有回宋家的孫女，禮物自然要準備得精心一些。其實她已經記不得宋老太太的模樣了，模糊的記憶中唯有的印象，就是老太太誇沈雲薇的字寫得好。

靜姝父親宋廷瑄的繼室尤氏，是宋老太太娘家姊妹的女兒，是她的親外甥女，沈雲薇自然是她的親外甥女。

可前世的靜姝覺得，外甥孫女再親也親不過孫女，她覺得宋老太太還是喜歡自己多一些的，但她錯了，宋老太太喜歡沈雲薇，最後還把原本屬於她的姻緣也給了

沈雲薇。

靜姝那時候不喜歡安以臣，所以即便親事沒了，她也沒覺得有多遺憾，可現在回頭想一想，沈雲薇奪過她太多的東西。

前世的她總是一次次的犯錯，卻從來不懂得從錯誤中吸取教訓，也許真的是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會站在她的身邊指點她、教導她。

丫鬟擺了筆墨紙硯出來，靜姝開始練字，她以前也學過各種字體，但她已經很多年沒有提過筆了，怎麼寫都覺得不對勁。

何家的藏書都在外院書房，靜姝只好等明天遇上何文旭的時候，讓他幫自己找一本字帖過來。

晚膳是在壽安堂吃的，靜姝剛來何家時，是和何老太太一起住的，後來家裡的孩子多了，何老太太也怕兩個兒媳婦有微詞，就在壽安堂附近闢出一個小院子，讓她搬了過去。

方氏和林氏已經過來了，服侍完何老太太用膳，她們才會回各自的住處。

「大嫂把謝四爺安置在哪兒了？」林氏忽然問道。

像這樣的閒聊每天都會發生，但前世的靜姝根本聽不出裡面的弦外之音，可現在林氏一張口，靜姝就提起精神來了。

何家是方氏掌管中饋，林氏雖然賦閒，卻也時不時會給方氏添些堵。

「住在清風閣，那是外院景致最好的地方。」方氏隨口回道。

林氏便沒再問下去，只是捏著筷子低頭布菜，眼神卻悄悄落到何老太太的臉上。果不其然，何老太太聽了這話，忍不住擰了擰眉心，清風閣景致好沒錯，可一牆之隔的明月軒裡頭，卻住了何家精心養著的幾個揚州瘦馬。

以前只要有男客過來，方氏都會聽從老爺們的指示，把客人安排在清風閣，那些男客們要是瞧上了誰，老爺就做主把那瘦馬送給對方，這也是何家的一貫作風。但謝昭可不是尋常的男客啊！

林氏果然開口道：「讓謝四爺住清風閣有些不妥吧？人家才守了三年的孝，還是沒娶親的少年郎呢。」

方氏聞言，果然臉頰漲得通紅，但她也是按照慣例辦事，算不上做錯了，便低著頭道：「這……這都是按著慣例辦的，再說人是妳家老三領回來的，他也沒說謝四爺不能住在清風閣，說不準……」

方氏的話還沒說完，何老太太便發話道：「住都住進去了，現如今再讓人搬出來也不方便，這樣吧，把那幾個瘦馬送去西北角的小院住幾天，讓謝四爺清靜清靜。」何家還給那些瘦馬請了教習，每日裡學習琴棋書畫，將來養成之後自有她們的去處。

靜姝安安靜靜地聽她們說話，忍不住自嘲了起來，虧得前世她總覺得方氏和林氏是很和氣的，現在才知道她們暗地裡打了那麼多的播臺。

不過話又說回來，謝昭好像不好女色，他倆成親之後，靜姝還給他物色了好幾個

絕色的丫鬟，最後都被他給遣散了。

但何家養的瘦馬，肯定比她當年挑選的丫鬟更甚一籌，還是色藝雙絕的，沒準兒謝昭還真能看上一個，可她實在想像不出來，謝昭要是喜歡上一個人會是什麼樣子？

另一邊，謝昭剛剛收拾完自己的行李。

何家是揚州鹽商，富甲一方，他前世很少跟這樣的人家打交道，但現在的自己雖有功名，卻尚未出仕，在何家當幾天先生應該不為過，何況他今天還見到了宋靜姝。

十一歲的宋靜姝，正如她的名字一樣，靜女其姝，笑容純淨得像一汪清泉，沒有前世對自己的敬畏、怨恨和閃躲，也許這就是最初的她。

「妳們要把她們帶到哪兒去？」

門外傳來何文旭的聲音，謝昭推門出去，看見幾個婆子似是領著一群小丫鬟從垂花門口經過，看走路的形態又不太像丫鬟，倒顯得婀娜多姿。

還沒等謝昭開口，何文旭已經從門外走了進來，湊到他耳邊道：「明德，剛才走過去的那幾個，你看上哪個了？」謝昭表字明德，友人間私下都這樣喊他。

謝昭一時沒反應過來，愣了片刻才恍然大悟。

揚州的鹽商可不得了，京城多少達官貴人的府邸都有他們送出去的瘦馬，正因為如此，揚州鹽商賺得滿盆滿鉢，揚州瘦馬也名揚天下。

何文旭見他不說話，以為他害臊了，便玩笑道：「我還想送你一個呢，也算是來揚州走了一遭。」

謝昭清了清嗓子，忽然就想起前世宋靜姝給他挑妾室的事情。

那時候她大概是一萬個不情願跟他在一起，成親才幾天，就弄了兩個出落得水靈靈的丫鬟，還指著她們對他道：「這麼漂亮的丫鬟你都瞧不上嗎？比我外祖母家養的瘦馬都不差的！」

謝昭那一次很生氣，幾天都沒進她的房裡，最後把丫鬟送人了，但現在他卻有些理解宋靜姝了，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，耳濡目染知道的自然也是這些東西。

「還是……留給別人吧。」謝昭有些無奈地道。

「就知道你對這些沒興趣。」何文旭笑了起來，又正色道：「老太太已經讓她們搬去別的院子了，你可以安心在這邊住下。」

何家的家塾在西南靠街邊的一個小院中，有一扇門是對著街開的，只要跟何家有些沾親帶故的人家，都可以過來這裡上學。

能考上功名最好，要是考不上，何家的商號滿天下，總有能安置的地方，但念書還是講天賦的，很明顯何家人缺少了這一方面的天賦。

因為要上學的緣故，靜姝一早就起了，她記憶中的謝昭是從來不睡懶覺的，即便是休沐的日子，也會早早的起來。

靜姝好幾次睡醒時看見他坐在床上看書，但她總是故意裝睡，裝著裝著又真睡著了，再次醒來的時候，謝昭已經起身了。

何老太太在壽安堂擺了早膳，除了何佳蕙，何家另外兩個庶出的姑娘也來了。

她們在次間吃過，何文旭過來向何老太太請安，順帶領她們去家塾。

何老太太便問：「有沒有給你侄兒和妹妹們單獨闢一個院子？」

何文旭恭恭敬敬地回道：「原先文耀堂就是兩進的院子，我昨兒就讓婆子們把後罩房收拾了一個大通間出來，正巧有個小門過去，都不用去前頭正院，見不了外男。」

其實小地方男女大防沒那麼嚴苛，靜姝住在何家，也經常見何家的一些表哥弟。

「你有沒有問一問，謝四爺在我們家可住的習慣？」

「我一大早就來給您請安了，還沒去四爺那邊呢，您不用擔心，四爺是很隨和的人。」謝昭名聲在外，何文旭剛和他結識時，也擔心他不好相處，但熟悉之後才知道，他是非常隨和的人，並沒有那些文人恃才傲物的臭脾氣，實在讓人欽佩得很。

「你一會兒出去，還是問問他，畢竟我們是主人家。」何老太太又嘮叨了一句，便喊了姑娘們出來。

靜姝看見何文旭，上前同他小聲道：「三表哥，你那邊有沒有萬壽圖字帖？」

「萬壽圖字帖？」何文旭皺眉想了想，搖頭道：「我那兒沒有，一會兒幫妳去外書房找找。」

靜姝點了點頭，她難得想盡心做一件事情，雖然前世宋老太太對她也不怎麼疼愛，但她畢竟是自己的親祖母，如今她要過壽了，也該為她精心準備一份壽禮。

第三章 幫忙寫字帖

一行人跟著何文旭往文耀堂去，何佳蕙挽著靜姝的胳膊，湊到她耳邊道：「祖母真是的，非要讓她們兩個也跟著，怪沒意思的。」

靜姝轉身看了一眼跟在身後的兩位表姊，淡淡道：「跟著就跟著，又礙不著我們。」

幾個掃地的小丫鬟抱著笤帚坐在牆根下，口中還議論道：「妳們看見那謝先生了嗎？妳們說他多大了？這麼年輕就給人當先生了，可真有本事呀！」

「我瞧著和咱們家三爺差不多大。」

「我瞧著還沒咱們家三爺大，但比咱們家三爺好看，聽說他是舉人老爺呢！」

「妳就知道好看！」丫鬟們笑了起來，又道：「再好看也輪不上我們呀，人家就住在明月軒邊上，又便宜了那一起子小蹄子們。」

「聽說明月軒的人昨晚就搬走了呢！」

靜姝聽她們妳一言我一句的，心裡多少覺得有些好笑，平心而論，謝昭確實長得好看，也難怪這些小丫鬟們一個個春心萌動。

「小蹄子，妳們胡說什麼！」何佳蕙卻已經聽見了，張口就罵了起來，「掃完了就滾回去，這地方也是妳們能待著的嗎？是想讓外頭識字的爺們瞧見了，好攀高枝去嗎？」

何佳蕙是個心氣高的姑娘，這話聽著是在罵丫鬟，其實也是說給後面的兩個庶女

聽的。

她這個脾氣以後怕是要吃虧的。靜姝皺了皺眉，拉著她從角門進去，小聲道：「三表姊快走吧，別讓謝先生等久了。」

謝昭果然已經先到了，他昨天跟何文旭說好了，晌午為謝家兩個哥兒、四個姑娘開蒙講學，午後再到前頭給那些要考科舉的學生們講八股制藝。

桌上已經放好了描紅本，謝昭站在講臺邊上翻書，聽見門外傳來的聲音，抬了抬頭，看見靜姝和其他姑娘們一起從抄手遊廊上走過來。

現在的靜姝還是一個孩童的模樣，身高只到他胸口，恬靜的臉頰上仍帶著稚氣，謝昭怎麼也想像不到，她將來卻會是殺死自己的劊子手。

謝昭心口閃過一絲鈍痛，但他很快就釋然了，因為這一輩子，他一定不會再跟她有那樣的交集。

靜姝坐到位置上，從書箱中取出文房四寶，丫鬟把她昨天寫過的扇面也收在了裡頭，幾個歪歪扭扭的壽字，實在不好看。

靜姝把它放到一旁，打開書來聽謝昭講課。

墨哥兒和喬哥兒也都認識幾個字，謝昭先教他們朗誦，再一句句的解譯，觸類旁通、引經據典，講得十分生動。

靜姝漸漸就進入了其中，連雜念都沒了。

最後謝昭讓他們描紅。

靜姝低頭看了一眼，認出那是謝昭的字跡。

他的館閣體寫得非常標準，禮部曾命印刷局的人按他的字跡雕刻範本，但現在這幾行字，卻是他一筆一劃寫出來的。

靜姝練習得很認真，抿著薄唇，大約是屋裡的炭火燒得太旺，她額頭上還沁出細細的汗珠。

少女神情專注，完全沒有意識到謝昭就站在她身邊。

謝昭的視線卻落在了靜姝桌上那一頁被寫壞的扇面上，上頭是幾個歪歪扭扭的壽字，很顯然她想寫一個百壽圖的扇面，但是沒寫好。

謝昭便想起靜姝說過，宋老太太不喜歡她，幾個孫女中，她是最不出挑的。

她那時說這話的神情是不屑的，想來是被冷淡習慣了，心中已經麻木。

可現在的宋靜姝還在乎，她雖然寄居在何家，心裡卻仍掛念著遠在京城祖母。

這時靜姝忽然抬起頭看見了謝昭，視線相交的那一刻，她心底狠狠地跳動了一下，但她依舊彎了彎眉眼，朝著謝昭擠出一絲笑，道：「謝先生，我寫得不好嗎？」

「表姑娘寫得很好。」謝昭這才去看靜姝寫的字，她的字一向是寫得不錯的，何老太爺是江南一帶小有名氣的書法大家，靜姝只學了一絲皮毛便已受益一生。

靜姝高興地笑了起來，眼底都是喜悅的光芒，謝昭從來就吝嗇於虛情假意的讚美，他現在說自己的字好，那一定是真話。

少女臉上的笑容越發明媚了幾分，謝昭的心情也輕鬆了很多，她還能因為自己的一句誇獎而欣喜，還是一個很容易滿足的小姑娘。

吃過了午飯，何老太太留了靜姝在壽安堂歇中覺。

但冬天日短，靜姝不想睡覺，就讓丫鬟取了筆墨紙硯過來。

她現在的字其實遠不如前世寫的好看，畢竟在謝家那麼多年，她連筆都沒有摸過，那種筆走龍蛇的感覺已經生疏了好些。

不過以她現在的年紀來說，能寫成這樣應該不算太差，總之連謝昭都說她寫得好，這讓她非常高興。

何老太太見她一本正經的坐在書案前練字，笑著道：「妳外祖父去世之後，妳就把這些東西收起來了，我還以為妳都不會再練字了。」

靜姝和外祖父的感情很好，老人家剛故去的時候，靜姝很是傷心了一陣子，又怕睹物思人，便把練字的一套東西都收了起來。

「我沒事了，外祖母，今天謝先生還誇我字寫得好呢！」靜姝很是得意。

服侍她的丫鬟從門外進來，手裡拿著幾本字帖道：「姑娘，三爺讓他房裡的丫鬟給您送的東西，他說您要的字帖他也沒找到，等他空了再幫您好好找找，您今天先湊合著用。」

靜姝正在等著字帖，她自己練字總不得章法，但她翻了幾頁，發現都不是她想要的，這只是尋常的字帖。

單寫壽字的字帖本就很少，外祖父活著的時候她倒是瞧見過一回，可那是外祖父的東西，也許都已經收起來了。

「那妳把這些都還回去吧，我用不著這些。」

靜姝記得何家的庫房倒是有一面百壽圖的繡花屏風，是去年老太太做壽的時候別人家送的，實在不行，她可以找出來照著那個寫，但庫房的鑰匙在方氏那裡，她也不想興師動眾的去把東西翻出來。

「妳讓丫鬟告訴三表哥，我著急要呢，讓他再幫我找找。」靜姝只吩咐道。

晚上用過了晚膳，何文旭又跑了一趟外書房。

他記得老太爺在世時是有那麼一本字帖的，裡頭不光有百壽圖還有百福圖，但那種東西，要不是有特別的用處，誰也不會去練這個，多半不知道被收到哪裡去了，可靜姝是老太太最疼愛的外孫女，又很少跟自己開口，所以何文旭還是親自來了一趟。

謝昭也在外書房，他是何家的貴客，可以隨意出入外書房。

何家人雖然讀書不在行，但藏書卻著實很豐富，還藏了很多有價無市的孤本，謝昭打算趁著住在這裡的這段日子，把這些書都抄錄一下，回到京城好慢慢研究。

「明德也還沒睡嗎？」看見謝昭，何文旭倒是愣了一下。

他在何家算是念書最好的人了，也知道頭懸梁、錐刺股的故事，但也就是比一般人用功一些，但現在都快接近亥時了，謝昭卻還沒有休息，想來他一向是要溫習到很晚的。

「難得遇上幾本好書，打算借回去研究一下。」謝昭把書收起來，看何文旭是空

手來的，大約也是來找書的，便隨口問道：「三爺這麼晚過來，也是找書的嗎？」

「表妹想要找一本百壽圖的字帖，我記得前幾年瞧見過，白天沒找到，所以再過來看看。」何文旭已經順著書架開始翻了起來。

兩丈高的紅木書架上堆滿了書，邊上放著扶梯，何文旭順著梯子上去，字帖一般都放在最高處，因為尋常人很少用到，但這裡的藏書謝昭剛剛都瞧過了一遍，並沒有什麼百壽圖的字帖。

他想起白天靜姝放在書案上那張寫得歪歪扭扭的扇面，想了想道：「我那裡倒是有一本百壽圖的字帖，明早帶給你吧。」

聽說謝昭有字帖，何文旭便不費心去找了，從扶梯上下來，謝過他一回，逕自回房睡去了。

謝昭也回房了，字帖他是沒有的，不過這種東西寫起來也不算複雜，就是費些功夫，今晚要遲一點睡了。

他讓小廝磨了墨，在燈盞裡加了足量的燈油，潤好了筆，埋頭寫了起來。

難得靜姝有這麼一個心願，他倒是樂意幫她一把，她要是能把字練好，寫出像樣的扇面來送給宋老太太，興許等回了宋家，老太太會對她好點，她在宋家的日子也會更好過。

靜姝第二天是頭一個到家塾的，他們那一間屋子才生了炭火，屋裡將將熱起來。

小丫鬟在隔壁耳房燒水，靜姝站在門口問道：「妳們沏的是什麼茶呀？」

要是靜姝沒記錯的話，家塾的先生喝的不過就是何家普通的待客茶水，謝昭雖然不計較這些，但做主人家的肯定要想得周到些。

「是三爺平常喝的茶。」小丫鬟規規矩矩地回道：「三爺說謝先生是貴客，不能怠慢，特意送了好茶過來。」

靜姝點點頭，看見何佳蕙領著小丫鬟過來，她一過來就衝著靜姝道：「妳怎麼來得這麼早，我還派人去壽安堂請妳呢，丫鬟卻說妳出門了。」

何佳蕙今天沒去壽安堂用早膳，何老太太平常就帶著靜姝一個人吃住，天氣太冷，從大房到壽安堂有些遠，她怕孩子們吹到了冷風，都不讓他們每天過來請安。

「不能總是讓先生等我們呀。」靜姝笑著迎上去，拉著何佳蕙的手進屋。

丫鬟點了熏香，姊妹兩人把書箱裡的東西都放置好，才看見謝昭從抄手遊廊上走來。

他身後跟著的是一個叫榮壽的小廝，靜姝認得，直到前世謝昭去世，榮壽還在他身邊。

小丫鬟挽了簾子引謝昭進來，才進門就瞧見何家的兩個姑娘先到了。

他今日比昨天來得遲了一些，昨夜寫完字帖都已是丑時末刻了，算了算，他才睡了不到兩個時辰。

「給先生請安。」兩個姑娘恭恭敬敬的向他行禮。

謝昭點了點頭，往前頭書案那邊去，何佳蕙捅了靜姝一把，側著身子湊到她耳邊

小聲道：「表妹、表妹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」靜姝前世就有些怕謝昭，再次相見，雖然和記憶中的謝昭有些不同，可這也不代表她敢肆意的打量對方，所以她都沒好意思抬頭看他。

「謝先生好像沒睡好。」何佳蕙瞅著謝昭的背影，忽然說道。

聞言，靜姝這才抬頭，正好瞧見謝昭轉過身來，兩人的視線冷不防地接觸了一下。果然眼臉烏青，一副沒睡醒的模樣。

何佳蕙卻是彎著眉眼，繼續在靜姝的耳邊八卦，「我聽三哥說，除了沒睡好，還有一種別的可能！」她正想興致勃勃地說下去，瞧見身邊的靜姝一臉稚氣，忽然就打住了，念叨道：「我說了妳也不懂，不說了！」

靜姝一聽，只好裝出一副什麼都聽不懂的模樣。

何家就是家教太寬鬆了，兄弟姊妹之間也不避嫌，何佳蕙還沒出閣呢，就知道這麼多亂七八糟的，難怪將來也不知道哪裡被抓了錯處，從侯府世子的繼室變成了貴妾。

「表姊妳說什麼？」靜姝故意道：「我可不要聽這些亂七八糟的，三表哥從來都不會說什麼好話。」

「確實不是什麼好話，妳不聽也罷。」何佳蕙想了想忽然就有些臊了，只紅著臉頰不說話。

靜姝再抬頭看謝昭的時候，他已經開始分發今日的講義了。

學生們都到了，謝昭把他們昨天帶回去寫的稿紅都收過去，細心地批改了，還用毛筆圈出了寫得好的字。

靜姝的一張紙上得了好幾個圈，兩個小侄兒都非常羨慕。

謝昭說：「人如其字，字如其人，要做到字正心正人正。」

靜姝聽了卻非常汗顏，她前世就沒能做到字正心正人正。

但謝昭又說：「表姑娘的字就寫得很好，你們要向她學習。」

靜姝一聽就越發覺得不好意思了，臉頰漲得通紅，像熟透了的蘋果。

午後何文旭就派丫鬟把百壽圖的字帖送了過來。

靜姝怕何老太太知道自己給祖母準備壽禮，心裡不受用，還特意回了自己院子練字，她一邊照著寫，一邊狐疑，這顯然不是外祖父原先的那本字帖，但也不像是外頭買來的。

外頭買的字帖都是印刷體，上面不會有墨水凝固後的褶皺，這看著倒像是人新寫的一樣，而且書法功底很深，百來個壽字形態各異，用筆如神，排版都是精心設計過的。

何文旭能寫得出這樣的字帖嗎？

靜姝覺得不太可能，再說了……就算她這個三表哥會寫，也不至於為了她這個表妹隨口的託付，連夜寫出一本字帖來。

靜姝恍忽想到了什麼，雖然還不能確定，不過今早她確實瞧見了，謝昭昨晚沒有睡好。

一定是三表哥找不到字帖，所以才請他幫忙寫的吧？

靜姝又細心翻了翻，這字帖的楷書並不是用他擅用的館閣體寫的，擬的是顏真卿的字體，飽滿取勢，形神兼備，和別的字體放在一起尤為和諧。

但靜姝不知道，謝昭是故意用顏體的，他給他們講學的字帖都是用館閣體寫的，自然不能在這上頭漏了餡。

謝昭一向是個細心又從不譁眾取寵的人，但這樣很容易讓別人忽視了他的優點。她想給謝昭送個回禮，但肯定不能直接送去，顯得太過突兀了。

靜姝在何家住了六七年，也有不少私藏，都收在了何老太太的私庫。

老太太說她年紀尚小，還管不了那麼多東西，都交給丫鬟婆子又不放心，就自己幫她管著，每年還給她一些利錢。

靜姝知道自己是個小富婆，除了這些，她還有母親的嫁妝，但那些東西現在還在別人手裡，她前世在謝家剩下的日子，有時候也會想她母親留下的那些東西到底去哪了？

她是從小富庶慣了，壓根不在乎錢財這等身外物，可別人卻不一樣，一分一毫都要拽在手心裡。

「妳說妳要開私庫找東西，想找什麼東西呀？」何老太太有些好奇，靜姝住在這裡吃穿不愁，很少會拿私庫的東西。

「我記得外祖父在的時候，送過一塊和闐玉的籽料給我，說那是雕刻印章的好料子，我想找出來送給三表哥。」靜姝一本正經道。

「那麼貴重的東西，給妳三表哥做什麼，他也不缺這些。」何老太太一聽，倒是有些替她心疼。

「三表哥幫了我一個大忙，我想謝謝他。」東西自然不是送給何文旭的，但靜姝知道他的為人，不是他做的事項，他不會搶了這功勞，昧下犒賞的。

「我這麼疼妳，也沒見妳要送什麼東西給我。」何老太太酸溜溜地開口，卻已經喊了劉嬤嬤帶著靜姝去開私庫。

東西都在八寶閣收著，靜姝很快就找到了，不小的一塊料子，可以做好幾枚印章。何老太太又問她，「這麼一大塊，還是妳外祖父留下的，要不然明兒一早，我讓小廝送去品玉軒，請那裡的玉匠幫妳開出一小塊送人，別的就自己留著了。」

「那也有些糟蹋了，好料子難得，尤其是這麼大塊的，就給三表哥好了。」靜姝闊氣道。

「倒便宜他了。」何老太太笑了起來，「以後有好東西我也不給妳了，省得便宜了別人。」

靜姝心裡卻很高興，為這玉料終於找到了一個好主人而高興。

第四章 兩樣禮物

第二天，靜姝就差人把玉料給何文旭送了過去。

丫鬟回說東西已經收下了，也沒有別的回話，所以靜姝很快就把這件事情給忘了。沒多久，宋家又差人送了信過來，說老太太想早些見到靜姝，問何家啟程的日子。

何老太太有些不太高興，從揚州往京城去，一路上要坐三十來天的船，靜姝這次一走，也不知道何年何月還能再見，但她也想不出理由留著她了。

「既然那邊催得緊，那就早些預備啟程吧，下個月初就走，到京城的時候正巧能趕上過年，也算讓靜姝跟他們團圓了。」何老太太看著坐在下首的兩個兒子和兒媳婦，又開口道：「京城那邊老二熟悉些，這次就派你送靜姝一程，給親家母的壽禮也要備得厚重一些，別讓人家給笑話了。」

靜姝卻開口道：「我自己回京城去就行，讓二舅舅留在揚州過年吧。」她頓了頓，繼續道：「壽禮也和尋常一樣準備就行，不用太貴重的。」

她都活了一世了，如何不知道宋家是什麼樣的人家？自恃是書香門第、清貴名流，瞧不起何家，送再多東西過去，他們也只把何家當銅錢堆成的暴發戶，還不如就尋常一點的好。

「妳祖母做壽，何家本來就要派人去賀壽，讓妳二舅舅陪妳去不好嗎？」何老太太開口道。

靜姝低著頭，一臉平靜，慢慢道：「今年外祖母過壽，宋家也就派了兩個下人過來。」

這麼遠的路，本來就不方便，倒也不能算是宋家失禮了。

何二老爺便道：「既然靜姝這麼說，那就讓妳三表哥送妳回京吧。」何文旭下次科舉要在三年之後，身上倒是沒什麼差事，況且還有謝昭一路同行，讓他去一趟京城見見世面，多認識幾個朋友總是好的。

靜姝一聽，這才點頭答應。

何老太太已經跟老爺們商量起了給宋家送什麼賀禮。

靜姝從正廳裡出去，被廊下的冷風吹得打了個激靈。

「表妹！」何文旭從她身後跟了過來，眯著一雙桃花眼上下打量她。

靜姝長得十分明艷秀麗，若不是從小就跟康定侯府的嫡次子定了娃娃親，老太太一準是要讓她在何家長住的，她跟何家的姑娘可不一樣，註定要嬌美尊貴一輩子，唯一的可歎之處就是他那姑母去的太早了些，看不到她將來的尊貴榮耀。

「妳可真是大方，祖父留給妳的和闐玉籽料，說送人就送人了。」何文旭笑道。

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多謝三表哥給我寫的字帖！」靜姝故意道。

「妳可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像是會寫那字帖的人嗎？」哪有這麼傻的姑娘，何文旭在心裡歎息。

靜姝在何家過得是比何家大小姐還尊貴的日子，可以後回到宋家就不一樣了，那樣的書香世家，頭上還有一個繼母，也不知道他這個小表妹以後還能不能維持這份純真的本心……

「難道不是表哥寫的嗎？」靜姝故作不知，一本正經道：「表哥是家裡唯一的秀才，二舅母常說您將來一定能為何家光耀門楣，咱們家除了你，還有誰會寫這麼好的字帖呢？」

何文旭被她讚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撓了撓後腦杓笑道：「妳二舅母的話妳也信嗎？她還見天的說我能考上狀元呢……」

何文旭對林氏也很是無奈，做母親的總是望子成龍的，但他還是道：「那字帖不是我寫的，祖父的籽料太貴重了，妳還是自己留著吧。」

靜姝裝作一臉茫然，又擰了擰眉，道：「竟然不是三表哥寫的嗎？可那字帖寫得實在好，不管是誰寫的，我總要謝謝他的，三表哥就幫我把那玉料轉贈給那寫字帖的人吧。」

「妳真的要……把那玉料送人？」何文旭聽著還有些心疼，可他又不好意思據為己有，但一想到送的人是謝昭，他也就沒什麼好捨不得了。

謝昭這樣的謙謙君子，確實配得上那樣的一塊美玉。

靜姝依舊點頭，一臉正色道：「三表哥就幫我這個忙吧！」

CrescentFamily